

# 健忘國

滑稽小說

上海大眾書局印行

## 目 錄

|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|
| A. 開卷語       | 1  |
| 1. 吃雞心       | 2  |
| 2. 背心和水牌     | 8  |
| 3. 健忘城中的鋪戶   | 15 |
| 4. 和鏡子相罵     | 24 |
| 5. 失去了一個我    | 31 |
| 6. 浴堂門前      | 39 |
| 7. 馬上少年      | 47 |
| 8. 鏡子裏紳士說情   | 52 |
| 9. 誰是六十三歲計老老 | 60 |
| 10. 破了頭出了氣   | 64 |

## 兒童遊歷叢書

## 健忘國

## 開卷語

老張有三個兒子，閱世涉世問世都是十餘齡的童子。老張要使他們知道些世事，所以央託一位慣會飄洋過海做生意的老友何老太挈帶他們出門。何老大是很重交情的，一口應允，便把他們帶到帆船上面，去遊歷四方奇奇怪怪的國度。第一國，是“滑頭國”，第二國，是“糊塗國”，一國有一國的笑話，一國，有一國的趣聞。“滑頭國”的人民，都是滑頭滑腦，“糊塗國”的人民，都是糊裏糊塗。愛閱“兒童遊歷叢書”的小朋友啊，你們愛遊那一個，便去購買那一國的叢書，好在一國一冊，買全各冊也好，單買一冊也好，非但，引動你們發笑，而且，可以使你們得到許多閱歷。

小朋友，你們記得兩句俗語麼？叫做“忘記度，自吃苦，”這一冊的“健忘國，”便是描寫這一種人物啊。閑話少說，但看下文好戲來了。

## 1 吃雞心

這幾日，又是風平浪靜，何老大和三兄弟又在船艙裏閑談。

張閱世道：“何伯伯，我們這一番遊歷。越遊越有無窮的趣味，似這般的國度，非但萬國地圖上所沒有的，便是前人的小說，無論“山海經，”“鏡花緣，”也不曾聽得有什麼“滑頭國”，“糊塗國。”我們所遊的國度，都是前頭人所不曾遊過的國度，所以覺得有無窮的趣味。”

何老大道：“大老官這麼說，二老官三老官怎麼說呢？”張涉世道：“我的意思和大哥不同大哥，以為這些“滑頭國”“糊塗國，”是地

圖上所沒有的，我以爲現在的社會上到處都有“滑頭國”“糊塗國，”只是人們不曾注意罷了。我們經過一國，便增長一國的智識，將來遇了糊塗蟲和滑頭碼子，就不會吃虧了。”

張問世道：“我是個慢性的人，既沒有大哥這般爽快，也沒有二哥那般能幹，三兄弟裏面，惟有我是個飯桶。這番遊歷，幸虧有大哥二哥同遊，要是只有我一人遊歷，何伯伯啊，那麼苦了我這隻飯桶啊。”何老大拍手笑道：“你自知是飯桶，你便不是飯桶了。”

張涉世正待要問何老大，這隻飄洋船要在什麼地方泊岸？前面隱隱看得見地平線的，又是什麼國度？他想定主意，便向何老大動問道：“何伯伯，前面不是隱隱的看得見海岸麼？這是……”說到這裏，忽地裏一陣暖陽陽酥迷迷的好風，直向船艙中吹來，到底何老大是老

出門的人，知道風來，早把衣袖掩着口鼻，直待風過了，方才放下。張姓三兄弟，怎知風的厲害，毫無防備，任着牠迎面吹來。經這一吹，把張涉世要說的話，完全吹忘記了，他只向着何老大呆看，他覺得這位老人家十分面熟，但是，想不起他的姓名。

說也可笑，很能幹的張涉世，變做了一個毫無記性的人，他呆看了何老大一會子，便道“老翁，你姓甚名誰？爲什麼和我同坐在一隻船裏，”何老大笑說道：“你休問我姓甚名誰，你可知自己姓甚名誰？船艙裏還有兩個小朋友，你和他們是什麼稱呼？”張涉世經這一問，忙向闊世問世兩人呆看，說也希奇，他們本是同胞兄弟，經這怪風一吹以後，誰也不認得誰了。

張涉世道：“請問兩位朋友，你們姓甚名

誰？和我是什麼稱呼？我覺得面熟，但是，再也想不出在什麼地方和你們同居過的。”誰知閱世問世也受了這怪風的影響，閱世是性急的，忙道“你不認識我麼？我是……”說到我是兩個字，以為劈口便可以回答姓名，然而，好像就在口頭，卻一時說不出來，只把手兒拍着自己的腦袋道：“該死！該死！怎麼想來想去，只是想不出來！”

張涉世問不出張閱世的姓名，又問問世道：“你可以告訴我麼？”素性遲慢的張問世，吹了怪風以後，益發呆頭呆腦，張涉世問了他兩三遍，他方才“有要沒緊”的回答道：“朋友，你不認識我，我也不認識你啊。”

在這當兒，何老大忙着開那手提皮箱，在箱中取一個紙包，打開紙包，裏面都是一個個燒熟的雞心，取出三個，授給三兄弟道：“每人

吃一個，快吃快吃。三兄弟各取了一個雞心，宛比吃鴨肫肝般的放在嘴裏咀嚼，嚼到一半的當兒，他們的記性已漸漸的回復了。待到嚼完雞心，他們宛如夢醒，張閱世道：“奇怪奇怪，方才一個人都不認識，現在都喚得出姓名了，你是何伯伯，他倆是二弟三弟。”張問世道：“我也都記得了，艙中四個人，何伯伯以外，便是我和大哥二哥。”張涉世道：“我記得方才要問何伯伯一句話，說得半句，被這陣風吹忘記了。現在卻已記起，我要問何伯伯，前面的海岸，是什麼國度的地方？”

何老大道：“前面的國度喚做‘健忘國’又喚做‘無記性國’。只爲‘健忘國’中所養的雞，都沒有心，他們又都是愛吃雞的，大戶人家，每天要殺十隻八隻的雞，小戶人家，每逢三天，也要殺雞一隻。但是，雞肚皮的肝臟，件件完

全，所少的只是這個雞心。他們吃了無雞心的雞，便成了無記性的人。所以這個國度裏的民衆，一百個裏面倒有九十九個沒有記性。若要有記性，每月須吃一個雞心，本國的雞既沒有雞心，須到別國去購取，我的紙包裏的雞心，是預備他們吃的，每個雞心，售價五十塊錢，只有富貴的人有力購買，中等以下的人家，便買不起了。所以，他們的國裏，有記性的只有最少的一部份，便是每月吃得起五十塊錢一個雞心的人。”

張闕世道：“何伯伯，我們每人吃你一個雞心，不是三五一百五十塊錢麼？我們只是嚼得幾嚼，便嚼去你許多錢。”何老大道：“這算什麼呢？你們多是自己人，我便破費些，也是應該的，何況這雞心又不值錢，只不過到了‘健忘國’裏，這雞心便覺得名貴罷了。”張問

世慢吞吞的說道：何伯伯這個“健忘國，”不是好地方，我們快不要去遊玩吧，吹得一陣風，我們便彼此都不認識，甚至自己也不認識自己將來上岸以後，在“健忘國”裏住了幾夜，只怕也成了個沒有記性的人了，何伯伯，我們不用上岸吧。”

何老大道：“三老官不用憂愁，你們已吃過雞心，便是到了“健忘國”也不會健忘，方才的一陣風，叫做健忘風，凡在“忘健國”中，每月總要吹過這一陣健忘風，風來時，只須把袖子遮住了口鼻，便可以沒事。要是不及遮蔽，變做了沒有記性的人，只須吃一個雞心，便可以回復記性。你們儘可放膽上岸，吹過了這一陣健忘風，本月便不再吹了，怕什麼呢？”

## 2 背心和水牌

飄洋船泊岸了，張闊世張涉世張問世三兄弟各各攜帶了銀錢鈔票，預備在“健忘國”小住三四天。何老大道：“你們好好兒上岸去遊歷吧，老夫不能和你們同行，只爲一切經驗要你們自己去尋求的。”張涉世道：“何伯伯不能陪着我們同遊，也該薦幾位朋友替我們招呼招呼，遇到尷尬的時候，也好幫助一二。”何老大道：“你們遊歷“健忘國，”大概沒有什麼困難的事。倘然有什麼尷尬地方，我自會前來幫助的。小朋友，放大着膽，去尋覓你們的快樂之園。”

三兄弟上岸以後，走不到三五里路，那邊便是一個鄉鎮，來往的男男女女，個個都罩着一件號衣式的背心。背心上面寫明是男是女，姓甚名誰，多少年紀，住在那裏，家中有多少人。而且，每人胸前都挂着一塊粉牌，牌上橫

寫“勤筆免思”四個字，以下便是寫着本人爲着何事而出門。有些，寫的是“買點心，”有些，寫的是“張望娘舅，”有些，寫的“妻兒生育出門喚老娘。”三兄弟暗暗好笑，真正“忘記度，自吃苦，”一切都要寫在背心和粉牌上，這枝筆實在太忙了。

誰知可笑之中，更有可笑。其中，識字的，寫在背心上和粉牌上，當然不再忘記了。其他，不識字的，背心上寫了姓名籍貫，粉牌上寫了出門緣故，仍舊不免要忘記，只好放在口中，念佛般的念個不停。但見，一個白髮婆婆，手執着拄拐，一路走，一路喃喃的念道：“我這婆子本姓趙，今年七十不算老，家住尼庵對小橋，無男無女真苦惱，專做佛婆把香燒，今天奉了師太命，出門去買猪油糕。”張涉世暗想：“這佛婆奉了師太之命，去買猪油糕的。原來尼庵

裏的尼姑並不吃素。”又見一個小孩子，也在路上喃喃自語道：“我是張姓小狗子，我的媽媽是缺嘴，我的爹爹已死了，媽媽姘了王老四。我是一個拖油瓶，今年年紀一十四，家住對河健忘里，兩樓兩底小房子，今天晚爺來吃飯，晚爺愛吃炒蟾絲，特地出門買黃鱔，切記切記休忘記。”三兄弟聽了一齊好笑，“健忘國”的民衆，簡直一切公開，並不瞞人的。娘是缺嘴，肯告訴人，娘的姘夫，也肯告訴人，自己是拖油瓶，也肯告訴人，真叫做“事無不可對人言”了。

那個孩子走過以後，又來了一個摩登女郎，打扮得雖然考究，可惜她也不識字，一路扭扭捏捏的走，一路唱着四字的山歌道：“自家非別，姚氏桂香，年紀十八，有爺有娘，住在對岸，黑漆門牆，有個哥哥，出外經商，有個嫂

嫂，面貌漂亮，姘個銀匠，又姘銅匠，名聲難聽，沸沸揚揚，我的心中，好不悲傷，今朝出門，去看寄娘，講講氣話，談談家常，寄娘住宅，劈對橋梁。張閱世笑道：“又是一個在那裏宣布家庭的醜事。“健忘國”的男女，真個開口便見喉嚨，提起尾巴便見雌雄。”

忽的一個挑菜的鄉下人，放下菜擔，攔住着張閱世道：“先生，請問你，我是姓張還是姓李？我的名字叫阿三，還是叫阿四？”張閱世道：“你這人倒好笑，自己的姓名，自己不知曉，倒來問人。”那鄉人道：“我的姓名，本來念得很熟的，只爲方才有人喚住我，秤了幾斤菜去，被他一打扯，把我念熟的口訣，有些記不清楚，我好像姓張，又好像姓李，我好像叫阿三，又好像叫阿四，先生，請你告訴我吧。”張閱世道：“你越說越笑話了，你自己都弄不清楚，教我

怎樣告訴你呢？”張涉世瞧見那鄉人的背心上也有兩行字，便道：“大哥，你把他背心的字，讀給他聽，他便可以明白了。”張闊世便叫那鄉人掉轉身子，看他背心的字道：“王阿二年三十三歲，住在黃石山，他的妻子叫小妹，夫妻都靠着種菜生活。”

王阿二很快活的說道：“多謝你先生讀給我聽，我才明白了。原來我不叫做張阿三，又不叫做李阿四，我是姓王名阿二。對的對的，我果然是王阿二，先生告訴我以後，我越想越是王阿二了。不錯的，不錯的，我的幾句口訣也記起來了。我是王阿二，今年三十三，住的小房子，就在黃石山，有個家主婆，名字叫小妹，我們夫婦倆，家有三畝菜，出門賣菜去，挑了一付擔。”王阿二挑着菜擔，一路的唱歌而去。

三兄弟正在好笑，忽的一個小孩子，手執着一隻空碗，哭哭啼啼的走來，連喊道：“不好了！不好了！”自有人問他：爲什麼啼哭？小孩子道：媽媽差我上街買東西，我在人叢裏面一擠，要買什麼東西，我都忘記了。又有人指着孩子的胸前道：“你不要哭，你只看着這塊水牌上是寫的什麼字，便可以記得了。”孩子道：“水牌上本來寫得很清楚的，只爲我方才在人叢裏走過，把水牌上的字在人家身上擠軋的當兒，弄糊塗了。我右手執着一隻空碗，左手執着五十個銅元，想來想去，想不出要買什麼東西，買油買酒呢？買醬買醋呢？買醬瓜和糟乳腐呢？買豬頭肉和肉百葉呢？究竟是怎樣，我越想越糊塗了！不好了！不好了！”

張涉世笑道：“孩子不要哭了，你記不清所買的東西，你不會到家裏去問一聲麼？”孩子

摸了摸頭顱道：“先生的說話不錯，我要買什麼東西，我可以回家去問的。但是，不好了，我住在那裏呢？我姓什麼，叫什麼呢？方才還記得，現在忘却了，如何是好呢？阿呀！不好了！我要變做無人收管的野小兒了！”張涉世道：“叫你不要哭，你又要哭了，你背心上的字還沒有糊塗，我可念給你聽。孩子道：“我記得了，我的姓名年歲住址，都寫在背心上，先生，請你念給我聽。張涉世便把他背心上所寫的字，一一的念給他聽。那孩子的鼻涕眼淚還沒有乾，早已笑嘻嘻的去了。

## 健忘城中的鋪戶

三兄弟經過了健忘村，前面便是“健忘城”，進了城門見裏面的街道還算寬廣，人家還算熱鬧。只爲這裏是市街，來往的人們，比着

“健忘村”中的居民，尤其衆多。凡是富貴人家男女，身上既不披着有字的背心，也不挂着記帳的水牌，這是有錢買了雞心吃，所以他們都有記性，和那健忘的平民不同，姓名不必寫上背心，事情也不必寫上水牌。

兩旁的店鋪，也和其他的地方差不多。但是，買東西時，異常麻煩，三兄弟看在眼裏，暗暗好笑。宛比有人上店買一包白糖，先要看了看胸前水牌上所寫的字，見上面寫着“白糖一百文，”才向店夥說明了自己要買的東西。店夥胸前也挂着一塊水牌，收了他的一百文，隨手取筆在自己胸前水牌上記了一筆“收到白糖錢一百文，”然後才把白糖包給那個主顧，又替主顧佩挂的水牌上面添了一筆道：“白糖已交付你了。”

爲着這個緣故，“健忘城”中的鋪戶。總是

門前立着許多買客。這不是他們的生意熱鬧，只爲買賣東西，都要記水牌，太費工夫了，所以，比着尋常的鋪戶，忙了許多。非但，鋪戶裏做交易，無論大小，都要記上水牌。便是挑蔥賣菜的人，也要隨帶着筆硯，寫在水牌上面，自己不會寫，自有路上的文丐替他們寫上水牌，每寫一次，取筆資兩銅元。“健忘城”裏文丐，特別加多，是專靠着替人家寫水牌生活的。而且，許多店鋪裏面，筆店，墨店，做背心的成衣店。做水牌的漆盤店，也比別處特別加多。

三兄弟最要緊的便是尋一家旅館寄宿，但是，尋來尋去，各種店鋪都有，獨不見有一家旅館。張閱世發極道：“尋不到旅館，我們住在那裏呢？”張問世慢吞吞的說道：“沒有旅館也不妨，我們便不要在這裏停留，回到船中去住吧。”張涉世道：“三弟，不是這般說，我們特

地到這裏來遊歷，豈有不在這裏停留的道理？熱鬧地方尋不到旅館，我們再到冷靜的地方去尋，大約總可以尋得到的。”

於是，過了熱鬧市街，轉了一個灣，只見一家住宅的門上，貼着一紙“招租。”三兄弟停了腳步，看那“招租”上寫道：“內有地板房一間，器具牀鋪一應完全，貴客要租，每天租價洋兩元，先付後住，概不賒欠，特此告白。”張涉世道：“好了，好了，這裏租屋，是算日子不算月份的，這便和旅館沒有兩樣。我們就去租一間地板房住下吧。”三兄弟想定了主意，推門進去，訪問房東，預備租這房間。那房東是個白鬚老者，見了三兄弟，把他們的胸前背後看了一遍，很奇怪的說道：“三位小朋友，你們既不挂着水牌，又不披着背心，難道你們都吃過了雞心的麼？”張涉世道：“好教老先生得知，

我們都是飄洋過海來的，而且新吃過雞心，都是記性很好的。”老先生歎道：“三位小朋友好福氣，這般年紀，已吃過雞心。老漢枉活了許多年紀，只有結婚的一年，吃過一次雞心。這真是好東西，吃過一次以後，在一個月中，無論大小的事，都記得清楚。可惜吃了這一次，以後不曾吃了，所以依舊是個“忘記度，自吃苦。”

張涉世道：“請問老先生尊姓大名，多少高壽？”老先生聽了並不回答，卻把三人的胸前背後，又看了一遍。又問他們爲什麼不穿背心，不挂水牌？張涉世又把自己吃過雞心的話，述了一遍。老先生又羨慕了一回子，又提起自己在結婚時候吃過一次雞心，以後便不曾吃了。張涉世耐着性子，又請問他姓名年歲。老先生又不回答，又細看着三人的胸前背後，又

是第三次問起他們爲什麼不挂水牌不披背心了。

張閱世是急性的人，便拉着涉世道：“二弟，我們不要在這裏租屋吧！我們又不曾吃人參，和這老頭兒纏到何時才休？他問了一徧，又問一徧，好曲子不唱三徧，”他已問過三徧了，他沒有記性，我們是有記性的，快快走吧，不要虛費着光陰吧。”張問世道：“大哥又要性急了，橫豎閑着沒有事，同這位老先生講幾句“倒黃霉”的話，也是不妨的。”

張涉世正在進退兩難，幸虧旁邊有一個孩子，向着三兄弟說道：“你們和老先生的問答，都要錄在帳簿上的，不見老先生的胸前，挂着一本帳簿麼？你們把一切的話都寫在上面。老先生再問時，你們只須指指他胸前，他自會翻着帳簿看，不用你們回答了。”張涉世

看那老先生的胸前，果然挂了水牌，又挂帳簿。便討了他的帳簿，把方才回答的話一切都寫在上面。又付了兩塊錢的房金，替他寫上了水牌。便不敢再問老先生的姓名年歲，免得他前說後忘，又要虛費着光陰了。

一切寫完以後，自有那孩子領他們去看房間，見裏面收拾得還算潔淨，牀帳器具，一切完備，兩塊錢的房金，還不十分昂貴，比着“滑頭國”的房金，便宜得多了。所有飯食，另由左近包飯作送來，飯菜也不昂貴，只不過每頓須得先付飯錢，又須寫上水牌多些麻煩罷了。”

三兄弟打聽這孩子，這裏租戶共有多少人家？孩子也記不清楚，便去取了老先生所挂的帳簿，翻給三兄弟看，才知道這裏同居，也五家，各家的姓氏，帳簿上寫的明明白白。

三兄弟看了一遍，也都記得了。便把帳簿還了孩子，叫他仍舊去替老先生挂在胸前，免得他記憶不清。

過了一天，三兄弟洗面漱口，吃過點心，待要出門去散步。忽聽得對門房間有婦人在那裏哭罵道：“你這沒良心的丈夫，叫你買木梳，你怎麼買了一個小老婆回來啊。”還有男子的聲音，似乎向婦人分辯道：“你不要哭，我沒有錯啊，你要我替你買一樣東西，和天上的月兒一般。我恐怕忘記，便寫在胸前的水牌上面，叫做：‘妻要我買物，但看天上月。這幾天出城以後，在親戚人家往了多天。昨天，我在海邊散步，仰首看見了一輪團圓的明月，低頭在水牌上看了一下，在月光中看見了‘妻要我買物，但看天上月，’十個字。我想，這是一個難題目，和圓月一般的東西是有的，只是沒有圓月的

光明，叫我買些什麼回去呢？我正在打算時，忽見海岸旁邊停着一隻大船，船艙裏坐着一位老人，燈光很亮，那老人手執着一個和明月一般圓的東西，在燈光下一照一照，也和圓月一般的光明。我見了大喜，以爲你要買的便是這樣東西。於是，踏上船頭，去訪問這位老人，要想買他手中的明月。老人倒也客氣，把我迎進船艙中坐定，問明來意。老人自稱叫做何老大，手中的明月，是他自己照面用的，並不是賣品。我把水牌上的字，給他過目，向他再三哀求，總得要把他手中的明月，買回家去，不惜出着重價。何老大見我央求不已，他便答應了，我才出了五十塊錢，向他買得這明月般的東西。我請他把那交易的情形，替我細細的寫在水牌上面，免得我過了一天，完全都忘卻了。何老大回說：“寫水牌是很麻煩的，你要忘記，

我可以使你暫時記得，不會忘記。”我說：“你用什麼方法，使我暫時記得？”他說：只須給你吃一片雞心，你便可以有三天的記性。”說時，他便取出一個雞心，切了一薄片，向我說道：“這整個的雞心，是賣給你們富貴人吃的，每個須洋五十元，向來不肯切碎另賣的。現在，看你分上，切了十分之一賣給你，該洋五元，不折不扣，你要吃麼？”我聽了十分快活，只爲雞心的功效很是靈驗，吃了一個，足夠有一個月記性，吃了一片，當然有三天的記性。我便付了何老大五塊錢，把這一片雞心吃在肚裏，果然十二分的靈驗，昨夜的事，都記得清清楚楚，我的話句句是實，並沒有半句謊言。”

## 4 和鏡子相罵

三兄弟聽了，個個肚裏明白，原來他在何

伯伯手裏買了一面圓鏡子，花了十塊錢，這價值要算昂貴了。但是他可稱曲死，怎麼連鏡子都不識，他的婆娘尤其可笑，索性把鏡子當做小老婆了，難道鏡子會得變化爲人麼？三個人正在奇怪的當兒，那婆娘又在怒罵道：“放你的屁，你不要說胡話，算你吃了一片雞心，可是欺侮我沒有記性麼？我雖沒有記性，但是你動身時，我吩咐你的話，都記在帳簿上，待我翻出來給你看看。

張涉世笑向哥哥弟弟說道：“健忘國”的人家，都疊起着很厚的帳簿，原來他們的一言一動都要記在帳簿，甚至夫婦相罵，都要去翻帳簿，可稱麻煩之至了。你聽對門房間裏，現在寂然無聲了，大約那婦人忙着去翻帳簿，待到翻着了，一定還有什麼衝突呢？”張閱世道：“夫婦倆都不識鏡子，好笑煞人。”張問世道：

“我到處留心，這裏的人家，般般不缺，單單缺少了鏡子，所以夫婦倆見了鏡子都是大驚小怪。”張涉世歎道：“唉！怪不得他們自己都不認識，原來缺少了一件照面的東西，所以時時忘卻了他們的本來面目。”正在談論時，對面房間中的婦人，又在大聲吵鬧了。

婦人道：“天殺的，你還要口硬麼？我已翻出帳簿來了，你動身的一天，是本月初三的傍晚時候。我說：“男的，你出城去有多天的耽擱，回來的時候，可以替我買一隻木梳來。”你說：我的記性不好，到了那時，只怕容易忘記。我手指着天邊的一鉤新月，正和木梳一般。便向你說：“男的，你可以寫在水牌上的，只須看了天上的月，便會記得我吩咐你買的木梳。你怎麼不買木梳來，買了一個小老婆來了呢？天殺的，我一定不和你干休的。

男子辯論道：“娘子，你錯怪我了，你指着天邊的明月做榜樣，卻不知明月有圓有缺的，你吩咐我買木梳時，天邊的明月和木梳一般。後來，我想着替你買東西時，明月是團團的圓了，不像木梳一般了。我好容易覓得這個照面的明月，我要給你第一個照面，所以把這明月包好了，自己不敢私下裏照面，須得你先照了，我才敢照。我是何等的敬你愛你啊！況且，這個圓如明月的東西，實在是人間罕有之物，便是走徧了“健忘國”也尋不出第二個。我以爲買了回來，你一定歡喜的，誰料你無端動怒，不喚我親愛的，卻喚我天殺的，你究竟是什麼意思啊？

張涉世輕輕的說道：原來“健忘國”裏真個沒有鏡子的，這是何伯伯不好，賣給他一面鏡子，買出禍殃來了。”說這話時，對房的婦人

又在那裏絮絮叨叨了。

婦人道：“天殺的，你買了一個小老婆來氣我，你的良心放到那裏去了？這個小老婆真可惡，她知道我抹着雪花粉，她也抹着雪花粉。她知道我點着胭脂，她也點着胭脂。她知道我搽着史丹康，她也搽着史丹康。”

張涉世笑向他哥哥弟弟說道：“我們聽了良久，這才聽出其中的線索來了。原來那婦人不認識自己的面貌，在圓鏡子裏瞧見了自己，卻忘了自己，只道是丈夫娶來的小老婆，她便吃起醋來了。”閱世問世都把頭兒點了一點，那時，對面房間，吵得益發厲害了。

那婦人道：“沒廉恥的婆娘我在這裏罵你了！咦！可惡！你也學着我罵人麼？你也張開着這張罵人的嘴麼？沒廉恥的婆娘，我在這裏笑你了！咦！可惡！你也學着我笑人麼！你也扁起

着這張笑人的嘴麼？”

三兄弟在自己房中，幾乎放聲大笑，那婦人和鏡子裏的面貌爭論！分明自己笑着自己，自己罵着自己。他們勉強忍住着笑聲，竟越聽越有滋味了，聽那“忘記度”的婦人吵到何時才休？

那婦人且哭且說道：“天殺的啊！我決計不和你干休啊！小丫頭啊！你快到隔壁去請我的媽媽三太太到這裏來啊！罷了！罷了！我要和天殺的離婚了。三兄弟都是吐了吐舌兒，這事越鬧越大了，竟要鬧到離婚了。

婦人又罵道：“沒廉恥的婦人，你也學着我挂下眼淚來麼？我是滿肚皮的悲傷，所以要挂下眼淚，你有什麼悲傷呢？你把我男子迷住了，你是睡夢裏都要笑醒，你也會學着我哭麼？你這狐狸精，你這臭婊子。”這一陣臭罵，又是

自己辱罵着自己。

三兄弟益發聽得有趣了，便走出自己的房間，站在房門口，看他們表演這趣劇。那男子約在三十左右的年紀，站在對面房中，俯着頭一言不發。婦人的年齡，比較輕一些，手執着何老大所照的小圓鏡，挂着滿面的眼淚，仍在那裏絮絮不<sub>休</sub>。忽的一個小丫頭，扶着一個白髮飄飄的婆子，從外面到來道：“三太太來了。”

那婦人聽得是娘來了，便執着鏡子，出房門迎接她的母親。但是，見面的時候，大家都像不相識的一般。婦人先去看三太太所穿的背心，見上面，書寫的字，並無錯誤。便道：“你真是我的媽媽了。三太太也不敢叫喚女兒，也在那婦人的背心上看她的姓名，果然並無錯誤。便回答一句道：“不錯，不錯，你果是我的女兒了。”於是，婦人陪着三太太同到房裏去談

話，只爲房門沒有閉上，所以三兄弟在門口窺望，看得很是清楚。

三太太見了房中的男子，便問道：“女兒，這個男子是誰？好像有些面熟陌生。”婦人道：“媽媽，他是你的女壻啊，你不見他的名字叫做王仁卿，寫在他的背心上麼？”三太太忙去看她女壻的背心，果然寫着“王仁卿”三個字，便幫着女兒把王仁卿破口大罵起來。

## 5 失去了一個我

三太太先問女兒，爲什麼夫婦相罵？那婦人便把丈夫沒良心，帶了小老婆回來的話，一向母親說了。三太太道：“女壻娶來的小老婆，究竟是美不美呢？”婦人道：“我看一些不美，三分像人，七分像鬼。卻又醜人多作怪，也塗着粉，抹着胭脂，搽着史丹康，學着人笑，學

着人哭，這般怪模怪樣，見了也肉麻。”三太太指着女婿罵道：“仁卿，你這人太沒良心了，我的女兒嫁給你，有什麼虧待了你，她的面貌既美，人又賢慧，你不該拋棄了她，另娶一個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的小老婆。仁卿仁卿你不像是個人了，你是毒蛇，你是惡獸，老娘把你告到官廳，辦你一個大大的罪名。”

王仁卿向他丈母娘說明昨夜的情形，怎樣的海邊散步，怎樣的舉頭見了明月，怎樣的低頭見了水牌，怎樣的遇見了何老大，怎樣的買了一個明月回來，怎樣的娘子纏錯了，怎樣的向他吵鬧不休，詳詳細細的說了一遍。三太太道：“這倒弄不明白了，女兒說的是買一個小老婆，女婿說的是買一個明月，究竟是明月還是小老婆？待我看過了，自會分曉。”

那婦人便把圓鏡子授給她母親道：“媽媽，

你瞧這是妖形怪狀的小老婆，你不見麼？”三太太捧着鏡子，照見了裏面一個白髮婦人的面容，趕緊吐了一口涎沫道：“呸！仁卿該死！我的女兒是花一般的美人，你倒不要，卻到外面去娶一個醜婆子來，你的眼睛可是瞎了麼？女兒說她三分像人，七分像鬼，據我看來這婆子十分像鬼，沒有一分像人。仁卿，虧你會得買到家裏來。你不見她的頭髮都白了麼？她的額上都起着皺紋麼？她是閻羅大王的點心，她早晚要做棺材裏的餡，她的面貌，簡直比鬼還醜，我不要再看了，我越看越生氣了。女兒，快快拖着這沒良心的男子，到縣長衙門告狀去。”

於是，三太太和她女兒，不由王仁卿分說，便扭住他的衣服，逕到縣長衙門去告狀。三兄弟越看越有趣了，不肯錯過機會，便跟着他們同去看審官司。

三太太和她的女兒到了門前，便雇着一輛馬車，把王仁卿解上馬車，如飛的向縣長衙門而去。張闊世道：“不好，不好，他們去得遠了，我們也喚了一輛馬車，快快的追上去。”張問世連連搖手道：“忙什麼？看得見，便看了，看不見，便不要看了。”張涉世道：“倒是三弟的話，說得不錯，我們和打官司的，非親非戚，何必緊緊的追上去，惹人疑心？況且，這裏又沒有第二輛馬車，待到覓得馬車，他們已去得遠了，還不如我們慢慢的步行吧，沿路看了風景，也是很有趣的。”

才走得一條巷，卻見前面空場上團團的圍住着許多人，在那裏瞧熱鬧。三兄弟便即擠將進去，卻見有一個中年男子似乎鄉下農人模樣，坐在地上放聲大哭。身邊放着雨傘一把，包裹一個，頭頸上套着鐵鍊一條，胸前挂着水

牌一塊，上寫着兩句五言口訣，叫做：“水牌包裹我，雨傘鍊條僧。”那人的背心上也寫着一行字，叫做：“張阿七年四十歲，“健忘村”的農人，家中有妻有子。”

張阿七摸着自己很光滑的頭顱，且摸且哭道：“阿呀！不好了！一個我，不見了！我到了那裏去呢？尋不着我，怎麼樣呢？”有人問着他道：“你真胡鬧了，只有走失了人，沒有走失了我，怎麼尋起我來呢？”王阿七拭着淚道：“我記得清清楚楚的有六件緊要的東西，一，水牌，二，包裹，三，我自己，四，雨傘，五，鐵鍊條，六，和尚。我恐怕忘記，便把六件東西，編着兩句口訣，叫做：“水牌包裹我，雨傘鍊條僧。”我每天起身，總把六件東西，點個明白，誰料今天檢點時，五件東西都不缺，只缺了一個我，這便怎麼樣呢？”說罷，他又哭起來了。

又有人問他：“這個我，怎樣的失去的？你且詳細告訴我聽。”張阿七把那隨帶在身的帳簿查了一下，才把詳細情形，講給衆人知曉道：“我是‘健忘村’的農民，很有些田產，近來村中到了一個和尚，不是本國的人，胸前不挂着永牌，背心上也不寫着名字，不知那裏來的和尚？他知道我們‘健忘村’中的人，個個都是‘忘記度，自吃苦’便時時向我們村中人借藥借米借銀錢，借了不想還，問他討時，他總說已經還過了。可憐我們‘健忘村’中的人，除卻我張阿七，誰都不識字，誰都不會記帳。雖然知道他借去的東西，沒有還清，但是，爲着健忘的緣故，到底記不清楚，況且，又沒有帳簿可查，所以，便宜了和尚，借了再借，永遠沒有還的日子。惟有我張阿七會得寫字記帳，他問我借過五斗米，一丈布，言明三天歸還，卻沒有

還。又向我借一擔柴，五十個雞蛋，言明五天歸還。他又沒有還。所以我和村中人商議定妥，把那和尚捉住了，鐵鍊鎖着，預備到縣裏打官司，叫我把他押解進城。從“健忘村”到這裏有兩天路程，第一天我起身，六件東西都沒有缺，到了今天，那便不好了！我起身時，看看包裹，雨傘，都在這裏，看看水牌，鐵鍊，都在這裏，摸摸光滑的頭顱，和尚也在這裏，數來數去只有五件東西，其中少去了一件。少去的是什麼東西呢？我把這兩句口訣：“水牌包裹我，雨傘鍊條僧，”念了三五遍，才知六件東西裏面失去了一個我。我的頭髮久沒有剪了，蓬蓬鬆鬆的披在肩背上，所以人人喚我：“蓬頭張阿七，”誰料今天失去了一個蓬頭張阿七，光頭的和尚倒沒有失去，這便如何是好呢？”衆人聽了，個個在那裏奇怪，有的說：“的確不錯，蓬頭的

不見，光頭的卻在這裏。有的說：“快快在報紙上去登一條‘尋我’的廣告，把那遺失的我，尋覓回來，不惜重謝，自然便有了下落了。”有的說：“一面登報‘尋我，’一面還要把光頭的和尚扭到縣長衙門去告狀，休得便宜了這賊禿。”

張涉世忍不住的要笑了，拉着哥哥弟弟離開了這裏，到那空曠的地方，不禁哈哈大笑。笑了一陣，才問闊世問世道：“大哥，三弟，你們可知道蓬頭張阿七究竟失去了沒有？”張闊世道：我聽了半天，越聽越不明白了，既然失去了張阿七，爲什麼張阿七又在那裏痛哭？”張問世道：“這件事一定很希奇的，不過我卻想不出什麼道理，二哥既然這般大笑，料想你已明白其中的情形。”

張涉世道：“這件事很容易明白的，張阿七何嘗失去，逃走的仍舊是這個欠債不還的

和尚。張阿七爲着健忘，寫着這兩句口訣，放在嘴裏念個不停。那和尚是很滑稽的，他想定了一個脫身之計，趁着張阿七夜間睡熟的時候，悄悄地把張阿七的頭髮剃光了，又把自己頸上的鐵鍊，換在張阿七的頸上繫着，他却悄悄地走了。待到來朝，張阿七起身以後，檢點六件東西，單單缺少了一個蓬頭，他便以爲自己走失了。這般健忘的人，怎不叫人哈哈大笑呢？”說罷三兄弟各各大笑了一陣。

## 6 浴堂面前

三兄弟自由散步，又走了一陣路，經過“龍泉池”白石浴堂的門前，又有許多人在瞧熱鬧。張閱世道：“一定又有什麼新鮮話巴戲了，我們橫豎沒事，擠進去看個子細。”三兄弟擠到裏面，只見兩個人在那裏互相爭論。一個，

花白鬚鬚的老者，胸前挂的水牌，上寫着：“娘子青春二十歲，替她出外買胭脂，只爲多日不洗澡，今朝來洗“龍泉池”背心上寫的字樣：方望山今年二十一歲，住本城“健忘里”二十一號，有妻二十歲，未生子息。”三兄弟都覺奇怪，怎麼花白鬚鬚的人，年齡只有二十歲呢？又看那一個年紀在二十左右，面貌很是漂亮，但是胸前水牌上寫着：“老婆今年五十七，差我出外買絲綿，只爲借此耽擱歇，特地洗澡到“龍泉。”背心上寫的字樣：“訂老老今年六十三歲，續妻五十七歲，住城外“健忘橋”北塊，家中有三子，五孫，三孫女。”這便益發使三兄弟奇怪了，二十左右的人，會得有這麼年齡的老婆，會得有這許多子孫麼？

那個方望山掙着自己的花白鬚鬚道：“倒也有趣，我覺得我內人的年齡很老了，原來並

不算老，只有二十青春，他要我買胭脂，我該趕快去買，好教他歡喜。”這個青年計老老拉住了白髮方望山道：“且慢，且慢，好像我的內人是二十歲，今天要我去買胭脂，怎麼你的夫人和我一般？”白髮方望山道：“你拉住我做什麼？你的夫人要買的東西，你只須看自己胸前的水牌，便會記得了。”青年計老老道：“我看了水牌，好生疑惑，我這麼輕輕的年紀，怎會娶一位老太太做妻室呢？”，旁邊有人笑着說道：“計老老，你的面貌雖然很嫩，你的年齡已是不小了。你忘却了背心上所寫的字麼？”青年計老老呆了半晌道：“我真個叫做計老老麼！我又不老，怎麼有這稱呼呢？”，

又有人說道：“計老老，你既不相信，可脫下你的背心看這一下，便會明白了。”青年計老老真個脫下了背心，看了上面的字，益發疑

惑了。他說：“我的真姓名，雖然記不清楚，好像不姓計吧，好像不叫做計老老吧，有這許多子孫，益發可疑，我好像沒有子孫的。”說時，便去看那白髮方望山的背心，見了上面的字，恍然大悟道：“你的背心上的姓名年歲，才是我的姓名年歲，不錯不錯，我的妻子才是二十歲，不曾生育過兒子，今天吩咐我上街買胭脂，都是我妻的事，怎麼我的姓名年歲會得寫在你背心上呢？怎麼我妻吩咐我的事會得挂到你胸前來呢？”

衆人見了，個個稱奇，就中，有一個比較聰明的人，拍手說道：“你們爭論的事，我都明白了，原來年青的不叫做計老老，白髮的也不叫做方望山，只爲兩個人都在“龍泉池”洗澡，臨浴的時候，不曾把自己的照片挂在衣服上面。須知我們浴堂裏的規矩，都挂着一塊黑漆

金字牌，上寫：“脫下衣服，須挂照片，若不挂照，容易纏誤，貴客當心，與店不涉。”倘然你們都把照片挂上了衣服，那麼浴罷出來穿衣，堂倌看着你們的面貌，比着你們的照片，才把衣服替你們披上，自然不會纏誤了。現在呢，你們都不曾挂上照片，所以，計老老誤穿了方望山的衣服，誤挂了方望山的水牌，白頭人有了青春的嬌妻。方望山誤穿了計老老的衣服，誤挂了計老老的水牌，年青男子，有了老婆婆做妻房。待我來替你們調和了吧，請你們重入浴堂，各把衣服和水牌調正了，那麼白髮的就是計老老了，年青的就是方望山了，計老老去買絲綿，方望山去買胭脂，大家都不會纏誤了。”衆人聽了調和之言，除却那個白髮人以外，個個全體贊成。

那個白髮人經這一說，自己也醒悟了。自

已確是計老老而不是方望山，但是，今天的纏誤，計老老以爲很有利於自己。只爲他的家況十分窮困，他的子孫都不會賺錢，專靠他一人養活全家。今天穿了方望山的衣服，他便是方望山了。方望山的衣服既然漂亮，方望山的妻房，又是年輕，方望山又沒有子孫的牽累，方望山的家計很輕，只這四樁，計老老認爲很有利於自己，不妨將錯就錯，自己便永遠做那方望山吧。他想定了主意，捋着花白鬚鬚，倚老賣老地說道：“老漢確是方望山，老漢的娘子確是青春二十歲，那個年青娘子，和老漢十分恩愛，她要胭脂，老漢立刻要去買。”年青的怎肯罷休，扭住着白髮人，連說：“豈有此理？豈有此理？我是方望山，你是計老老，這不過一時纏誤，如何可以纏誤到底？”白髮人大怒道：“你這無賴的計老老，怎敢看想我的年青娘子，阻

住我買胭脂的工夫，還當了得！還當了得！年青的聽了，破口大罵道：“你這混蛋，怎敢侮辱我的娘子！我的娘子今年二十歲，生得美貌非凡，柳葉般的眉，秋水般的眼，鵝蛋般的臉，和我這小白臉方望山，天生的一對，地生的一雙，你配有這美貌娘子麼？你的老婆，今年五十七歲了。”

白髮人年老性不老，也指着年青的罵道：“你這該死的計老老，不知羞恥的計老老，你嫌着自己的老婆貌醜，要和我的娘子掉換麼？請你放下這條癡心吧。二十歲的是我的娘子，五十七歲的才是你計老老的老婆。我的娘子，是柳葉眉，秋波眼，鵝蛋臉。你的老婆是掃帚眉，鰐鰓眼，外加一副橫肉臉。你想把你醜的掉換我好的麼？嘿！你這瘟賊計老老，狗頭計老老，你在那裏做夢麼？”

一老一少，都是聲勢洶洶，各不相讓，弄得旁觀的人也不能調和了。鬧了一會子，一老一少彼此扭住了胸脯，要到縣長衙門中告狀去了。三兄弟飽看了這一幕新鮮話巴戲，又往前面行去，且行且談那方才的一幕新鮮話巴戲。

張闖世道：這計老老真不是個東西，誤穿了方望山的衣服，在先，還算是無意纏誤，後來，既有人證明了，便該掉還衣服和水牌，才是正大光明的辦法。他不該將錯就錯，要把醜婆子掉換美嬌娘，這真叫做：“癩蝦蟆想吃天鵝肉了。”張問世道：“他明明是計老老，卻在那裏罵什麼瘟賊計老老，狗頭計老老，這不是自己罵着自己麼？”張涉世歎道：“唉！現在世上正多着計老老一般的人，自己明明是奸商，卻口口聲聲罵奸商，自己明明是賣國奴，卻口口

聲聲罵賣國奴，這不是和那計老老口口聲聲罵着“瘟賊計老老，狗頭計老老，”一個樣子麼？

三兄弟正在嗟歎的時候，忽聽得馬鈴聲響，接着連連吆喝道：馬來了，讓開！馬來了，讓開！張涉世道：“大哥，三弟，我們讓過一旁吧，又有什麼新鮮話巴戲來了。”

## 7 馬上少年

但見騎在馬背上的是一個白面書生，一手執着一枝馬鞭子，一手執着一柄指揮刀，正在迎面而來。三兄弟避在一棵楊樹下面，看那馬上少年幹些什麼。比及馬到楊樹旁邊，那書生忽的勒住了馬，連稱：“腹痛，腹痛。我要大解了。這裏沒有廁所，我便在草地上大解吧。”書生說罷，便即跨下了馬背，把馬兒繫在楊樹旁邊，又把鞭兒放下，把指揮刀插在泥中，自言

自語起來。

那書生喃喃自語道：“今天出門，沒有挂着水牌，休把自己的事忘卻了，待我念了一遍吧。”但見，他略定一定了神，方才自報姓名和來歷道：“我是李三官，爲着朋友趙大官的娘子有病在牀，說是鬼魂纏繞。趙大官寫信給我，要向我借一柄指揮刀，以便挂在病人牀頭壓邪。我的娘子和趙娘子很是要好，所以吩咐我騎着快馬，把指揮刀送到趙娘子那邊，須要緊去緊還。趙娘子的家裏，一直向西去，須有五里之遙，我的家裏，便在東面，只不過半里光景。趙娘子是個瘦長身子，我的娘子是個矮胖婦人。我是容易忘記的，尤其在大解的時候，一經大解，往往把一切的事都忘懷了。且慢且慢，待我把所有的事，連念三遍，才可以舒舒服服的大解呢。”於是，李三官把所說的話，念

了又念，連念了三遍。三兄弟都忍着笑，退後十餘步，站得遠遠的，看他大解以後，可還記得他所說的話？

李三官老實不客氣的扯下褲兒，竟在大楊樹底下大解起來。隔了一會子，方才大解完畢，李三官捧好了褲兒，整整衣服，閉目想了一想，重又喃喃自語道：“我是誰呢？哦！記得了，我是李三官。我來做什麼呢？哦！記得了，我是去探趙娘子的病的。”說到這裏，摸了摸自己的頭顱道：“我的記性還好。”李三官走了幾步，忽見明晃晃的一把指揮刀插在地土，不覺失聲驚呼道：“危險！危險！誰把飛刀飛到這裏來！幸而離我三四尺，要是不然，飛到我身上來，我的性命便不保了！”李三官且說且向後退，一個不留心，一腳踏在方才自己所排洩的一堆糞上，他忙把鞋底在青草地上擦個不休，且擦

且罵道：“那個拆爛污的瘟賊，撒這一堆斷命屎在地上，踏污了我的鞋子！”

三兄弟見李三官這般沒記性，都握着嘴，忍着笑，益發不肯走開，須得看完了這一幕新鮮話巴戲。但見李三官擦了一會子的鞋子，又往楊樹旁邊走去，卻見方才自己所繫的馬，所放的鞭子，他又喜形於色的說道：“運氣，運氣，那個沒記性的糊塗蟲，把一匹馬繫在那裏，也會忘記了。既是無主的馬，我可以順手牽了去，把牠代步，豈不是好？”於是，李三官一手執鞭，一手牽馬，一步一步的向東而去。

三兄弟知道他走了回頭路了，方才是從東面來的，怎麼登了一個坑，又向原路回去呢？好在他沒有跨上馬背，容易跟着他走。於是，李三官牽馬前行，張姓三兄弟緊緊的跟在他後面。

走了不多路，卻見一個矮胖婦人站在一家門首，遠遠見了李三官，她便迎上前來道：“男的，你已回來了麼？爲什麼不騎着馬，反而牽着回來呢？”三兄弟知道這婦人一定是李三官的娘子，只爲他在大解以前曾經說過，他的娘子是個矮胖婦人。誰料李三官見了他娘子，反而呆了半晌，又把她上身看到下身道：“你這位嫂嫂，料想是趙大官的娘子了。聽說你有病，你怎麼站到門前來呢？聽說你是個瘦長身材，你怎麼變了矮胖婦人，和我的娘子一樣的身材呢？”

那婦人笑道：“你怎麼連自己的娘子都不認識呢？我不是趙大官的娘子，我是李三官的娘子呀。你若不信，但看我胸前的水牌，背心上的字，你便可以明白了。”三兄弟忍不住要笑了，便離開了這裏，捧腹大笑。

## ： 鏡子裏紳士說情

三兄弟笑了一陣，又是一路的向前行去，大家都覺得腹中肌餓，便在附近麵館中吃了一碗麵，暫當午飯。大家吃飽了肚皮，都想到縣長衙門中去看審官司，正待向路上行人，打聽衙門的地點，誰知事有湊巧，路上行人都紛紛的在說：“快快走啊！去看縣長坐堂啊！今天審問的官司很多，第一起，王仁卿私娶小老婆。第二起，計老老和方望山爲着纏錯了本身打官司。第三起，張阿七爲着失去了本身前來告狀。這都是新鮮話巴戲，且看縣長老爺怎樣的審問這三起官司啊！”三兄弟不肯錯過了機會，便跟這一羣人去看審官司。

張涉世且走且問着一個老者道：“這裏的縣長，是清官呢？還是瘟官？”老者歎了一口

氣道：“我們的縣長本來是很清的，只爲他是按月吃一個雞心的，所以記性很好。張涉世假意兒問道：“這雞心是那裏來的呢？”老者道：“這是從飄洋船上買來的，縣長爲着這裏的人民，都是記性不好，所以往往誤會，易打官司。縣長是一位好官，他湊集五千元公款，曾在上年向一位何老大買得雞心一百個。他自己每月吃一個，逢到審問官司時，原告被告纏繞不清，他便把雞心切成細塊，給他們每人吃一塊。凡是打官司的，都會記起他們已忘的事，所有纏錯的地方，都會弄得清清楚楚，他們的官司便不打了。所以人人都說這位縣長是清官。但是一百個雞心，現在都已吃完了。休說打官司的沒有雞心吃，便是縣長所吃的雞心，也吃完了。最後的一個雞心，已吃了三十多天，那縣長也變做沒有記性的人了。你想沒有記

性的縣長，去審問沒有記性的原告被告，這官司怎會審得清楚呢？”

前面一座大房子，便是“健忘國”的縣長衙門，這些看熱鬧的，都向裏面去看審，三兄弟也混在衆人裏面，同上大堂，在一旁站立，專候那沒記性的縣長，來審沒記性的官司。

隔了一會子，縣長穿了禮服，升坐大堂。自有衙役人等，把今天的三起官司寫在簿子上面，送給縣長過目，縣長便吩咐傳第一起官司的原告上來問話。於是，衙役們把三太太同她女兒王娘子一齊傳到大堂上問話。縣長道：“你們母女倆且把告狀的緣故，說與本官知曉。”王娘子道：“告稟縣長大人知曉，奴家的丈夫王仁卿，向來和奴和睦，不料今天他變了心，娶了一個和奴家一般年紀的做他的小老婆，奴家不甘心，所以到縣長大人臺前來告

狀。”縣長又指著三太太道：“你呢。”三太太稟告道：“好教縣長大人知曉，老婦人的女婿王仁卿，向來夫妻和好，相親相愛，自從本月初三夜離家出門，老婦人的女兒吩咐他買一隻木梳回家，誰料他討了一個小老婆回來。俗語說：“若要家不和，討個小老婆，”爲這緣故，所以女兒和女婿打起官司來了。”縣長道：“你女婿所娶的小老婆，面貌美不美呢？”三太太道：“女婿所討的婆娘，是個老婆子，她的年紀和老婦人差不多，但是，她的面貌比鬼還醜。”縣長拈着短鬚道：“這倒希奇，他要討小，不討一個美嬌娘，討了一個醜婆子，算什麼呢？傳這討小的王仁卿上來問話。衙役們便把王仁卿喚到縣長臺前來問話。

縣長道：“王仁卿，你好沒道理，家中有了年輕的妻子，去討什麼小老婆，便是要討小老

婆，也該討一個年輕貌美勝似你妻房的做你的小老婆，爲什麼討了一個比你岳母還醜的老婆子呢？你既然老的醜的都不管，爲什麼不把你岳母三太太做了你的小老婆呢？”說到這裏，引得兩旁聽審的人一齊哄堂大笑。

王仁卿便把那天舉頭望明月，低頭看水牌，想着了妻房託買的東西，好容易在異鄉人手裏買到一個明月，自己不敢照面，特地捧到家裏，獻給妻房，誰料鬧出這一場禍來。有頭有尾，不慌不忙，一一告稟與縣長知曉。縣長很奇怪的說道：“王仁卿，瞧不出你這般的好記性，隔夜的事，都會記得清清楚楚，一些沒有遺忘，本縣長實在佩服你，本縣長實在不如你。你可知道本縣長的記性現在太不行了。隔夜的事，只有隔夜明白，到了來日，便如隔了一世。說也笑話，今天走進上房，見了太太，

竟是相逢不相識起來。本縣長向她深深一揖，請問她尊姓大名，她見了本縣長，也是很驚異的，喝問道：“你是甚麼樣人敢來闖我縣長太太的上房？”幸虧房中的婢女，捧了兩個鉛照來對證，一個是縣長鉛照，太太看看鉛照看看我，才知我是她的丈夫。一個是太太的鉛照，本縣長看看鉛照又看看太太，才知她是本縣長的夫人。……”

縣長向着被告的談起家常細事，談個不休，惹得原告三太太母女等得不耐煩起來，都高喊着：“縣長怎麼只管講家常不審官司呢？”縣長點頭道：“不錯，不錯，我果然在堂上審官司，不該談起自己的家常細事。”又指着王仁卿道：“你是誰呢？我講了家常，便忘卻你的姓名了。”王仁卿道：“小人是王仁卿。”縣長點頭道：“不錯，不錯，你是被告王仁卿，你再把

的口供，向本縣長重說一遍。王仁卿見遇沒記性的縣長，無可奈何，只好把方才的口供，一是一，二是二，向縣長重述了一遍。縣長道：“這真奇極了，原告說你討了小老婆，你只說是買了一個明月，難道小老婆便是明月，明月便是小老婆麼？快把這奇怪東西，呈與本縣長過目，若是明月，送牠上天去，若是小老婆留她在上房伺候本縣長。”

三太太已把那圓鏡子捧在手中，送到縣長案前道：“縣長大人請看，裏面這個醜得鬼一般的賊婆子，便是女婿王仁卿所娶的小老婆。”說時，還把一隻手指給縣長看道：“便是這個醜婆子呀。”裏面的影像也在那裏指指點點。三太太罵道：“不知厲害的賊婆子，你在公堂上還敢這般的沒規矩麼？我向你指指點點，你也敢向我指指點點麼？縣長大人啊，這賊婆

子真不是個東西，請你打她三百下皮條，二百下巴掌。”

縣長道：“不用多說，且把這東西放在本縣長的案上，本縣長自有道理。”三太太把鏡子呈放在公案上面。縣長喃喃自語道：“究竟是什麼東西呢？是明月，送牠上天去，是小老婆，留她在上房伺候本縣長。”於是縣長捧着這面圓鏡子，向着裏面一看，不看還好，看了時便不禁勃然大怒道：你是誰呢？擅敢穿了禮服，闖到公堂上來呢？哦！本縣長明白了，看你這般打扮，是個紳士模樣，你可是來替王仁卿來到這裏說情的麼？你太放肆了，本縣長面前，豈是可以說情的麼？嚶！再也休想，再也休想。”縣長連說再也休想，把自己的頭兒連連搖動，但是，鏡中的影像，也是連連的把頭兒搖動。縣長見了，益發怒火直冒了。一手執着鏡子，

一手摸着短鬚，連聲罵道：“該死，該死，混蛋，混蛋，你這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東西，也配留着八字鬚麼？也配穿着體面禮服麼？該死，該死，混蛋，混蛋，我摸鬚鬚，你也敢摸鬚鬚麼？你可是在我面前擺起架子來麼？似你這般衣冠禽獸，慣到衙門裏來運動，簡直是個不要臉的東西。”

## ⑨ 誰是六十三歲的計老老

縣長對着鏡子，罵不絕口，張姓三兄弟見了，都是笑的直不起腰來。三太太母女又催着縣長快快判斷，不要專和人家相罵。縣長點頭道：“不錯，不錯，我可以判斷了。”又看着鏡中道：“你也在裏面點頭麼？你休得意，要你的好看了。”立時吩咐衙役，把這東西納入牢監裏去；永遠監禁。王仁卿快向丈母娘和妻子面前

服禮賠罪。”

第一起官司，總算勉強完結，這面圓鏡子合該倒霉，永遠拋棄在監牢裏面，再無得見天日的日子。誰教牠照人照得太清澈呢？王仁卿本來是個軟弱的男子，教他服禮賠罪，他便當着大眾，向丈母娘和妻子服禮叩頭。三太太道：

“只要你不再把那醜鬼一般的賊婆子牽引進門便好了。”王娘子道：“你也服罪了麼？只要你不再把那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的賤婦人牽引進門便好了。”

第一起官司審畢，接着便是第二起計老老和方望山相爭的事了。兩個人都要搶做原告，都不肯做被告，彼此一把胸脯，扭到縣長的公案前面。縣長把他們喝止了，看着名單上的年歲，一個六十三歲的計老老，一個二十一歲的方望山。縣長問那白髮的道：“你是六十

三歲的計老老麼？”白髮人道：“我不是六十三歲的計老老，我是二十一歲的方望山。”縣長道：“奇人，奇人，二十一歲的青年，怎麼頭髮都花白了呢？”白髮人道：“這個問題，我可不知曉，要問我的父母，只爲我出世的時候，頭髮便是花白的。”縣長道：“你既不是六十三歲的計老老，誰是六十三歲的計老老呢？”白髮人指那年青人道：“他便是六十三歲的計老老。”縣長奇怪道：“真是詫異的事，老的反少，少的反老了。少年，你可是六十三歲的計老老麼？”年青的連連搖首道：“縣長我不是六十三歲的計老老，我是二十一歲的方望山。”縣長拍案大怒道：“你也不是六十三歲的計老老，他也不是六十三歲的計老老，誰是六十三歲的計老老呢？難道本縣長便是六十三歲的計老老麼？”說到這裏，縣長忽又自己疑惑起來，連

問左右的差人道：本縣長有些記憶不清了，本縣長可是他們所說的六十三歲計老老麼？”差人們都說：“老爺是我們的縣長，不是六十三歲的計老老。”縣長道：“本縣長也覺得自己不姓計，不是六十三歲的計老老。但是，計老老躲到那裏去呢？”年青的指着白髮人道：“他便是計老老，他在‘龍泉池’和我同時洗澡，彼此誤穿了衣服，因此我成了計老老，他成了方望山。後來，有人證明了，我願和他把衣服調正了，我做我的方望山，他做他的計老老。誰料他存了歹心，他要做他的方望山，不肯做他的計老老，以至有了兩個方望山，一個假方望山是他，一個真方望山是我。”縣長搖頭道：“白髮的計老老，你太糊塗了，怎麼穿錯了衣服，便冒認爲方望山呢？”白髮人道：“縣長大人，你休聽這年青的胡說，他是的的確確六十三歲計老”

老，他雖然上了年紀，而面貌一些不老，只爲他的年紀，都活在狗身上。”縣長審了半天，依舊審不清楚，便吩咐衙役把這一老一少都押在看守所裏，待本縣長吃飽了人參，再來審問他們的誰真誰假。”衙役們奉了縣長命令，便把一老一少押入看守所裏去管押。這第二起官司，總算審過了，接着又審第三起官司。

## 10 破了頭出了氣

這失去了自己的張阿七，告狀在先，只爲他和衙門中人不大認識，所以，捱到第三起方才審問。衙役傳呼張阿七上堂，張阿七挂着鼻涕眼淚來見縣長，口稱青天大人，快替張阿七伸冤，把失蹤而去不知死活存亡的張阿七尋取回來，那麼張阿七便感恩不盡了。”縣長奇怪道：“告狀的是誰？”張阿七道：“小人張阿

七。”縣長道：“失蹤的又是誰呢？”張阿七道：“也是小人張阿七。”縣長道：“胡鬧，張阿七既會告狀，便是張阿七不曾失去啊。”張阿七道：“青天大人有所不知，告狀的是張阿七，失去的也是張阿七，只爲告狀的張阿七，尋不見了失去的張阿七，一時沒法，來到青天大人面前來告狀，叩求青天大人念着告狀張阿七的苦惱，把失去的張阿七查取回來，交付我告狀的張阿七，那麼兩個張阿七，湊成了一個張阿七，水牌上的六件東西，一件都不會欠缺。”

縣長怒道：“什麼告狀的張阿七，失去的張阿七，難道姓名相同，同時有兩個張阿七麼？”張阿七道：“並非姓名相同在一個時候有兩個張阿七，只爲告狀的張阿七，便是失去的張阿七，今天告狀的張阿七起身，只道張阿七不曾失去，後來摸了頭顱，不見了蓬頭的張阿

七，只摸着了一個光滑的和尚頭，才知蓬頭張阿七走失了。現在告狀的張阿七，其實便是失去的張阿七，但是，表面上不相同，告狀的是和尚頭張阿七，失去的是蓬頭張阿七，叩求青天大人，替告狀的和尚頭張阿七，查明失去的蓬頭張阿七啊。”說罷，把和尚頭在地上叩求不停。

縣長被他纏昏了，吩咐他把詳細情形，依實供來。張阿七怎敢怠慢，便把游方和尚，賴債不還用着鐵鍊條鎖着和尚進城告狀。誰料今天起身，水牌上所寫的：“水牌包裹我，雨傘鏈條僧，”的六件東西裏面，件件不缺，只缺少了一個蓬頭張阿七，他把這詳細情形，一一告稟縣長知曉。縣長搔頭摸耳，隔了一回子，才想出一個辦法道：“張阿七，你要查出一個失蹤的張阿七，本縣長慢慢兒替你查來，現在先

把那賴債的賊秃，替你辦一下子，使你出一口氣，你願意麼？張阿七道：若得青天大人替張阿七出一口氣，感恩不盡。”縣長便吩咐把他扯下重重的打一頓皮鞭子。衙役不由分說，把張阿七拖到堂下，整備鞭打，張阿七喊將起來道：“青天大人，不要打，不要打，小人是張阿七啊。”縣長道：“你究竟是張阿七還是和尚？”張阿七道：“摸摸小人的頭，是和尚，看看小人的身體是張阿七。”縣長笑道：“那麼有了一個辦法了，只打你的和尚頭，不打你的張阿七身體就是了。”

於是，縣長吩咐衙役只打他的頭顱，不打他的身體，好教和尚吃虧，張阿七出氣。衙役拖下張阿七一頓痛打，待到打畢，張阿七早已血流滿面，向着縣長哀哀的哭道：“小人的頭都打破了。”縣長笑道：“你的頭雖然破了，你

這一口氣卻已出了。”

三起案件審完以後，縣長正待退堂，忽的\*外面來了兩位本地鄉紳，陪着一個不識相的\*老者前來拜望縣官。兩旁觀衆都在指指點點，私相告語，這個老頭兒究竟是誰？惟有張姓三兄弟見了老者，異常快活，知道他就是何老大。張閔世性急。要去招呼何伯伯。張涉世拉着他的衣角道：“大哥且慢，看何伯伯到來做什麼？再去招呼他不遲。”

縣長忙問兩位紳士：“同來的老者是誰？”紳士道：“這位是飄洋過海的何老大，他每次前來遊歷，總帶着許多雞心，在我們“健忘國”裏暢銷。現在他又帶來五十包雞心，已在城內城外銷去了四十九包。所餘一包，我們爲着縣長那邊的雞心，早已吃完，每審官司的時候，未免有些前說後忘，所以買了一包雞心，前來

率敬縣長。”說罷，打開了紙包，取出兩個雞心，先教縣長嘗嘗味兒。縣長吃了兩個雞心，一時恍然大悟，回復了以前的記性。知道方才所審的三起案件，都是錯誤。他便重行坐起堂來，把三件案再審一遍。審到第一案，他便向三太太母女再三開導，你女婿所買的是一面鏡子，並不是小老婆，休得和他胡鬧。三太太母女連聲答應而去。又把第二案的計老老方望山從看守所中提將出來，吩咐衙役把他們的衣服和水牌重行調正了。於是，白髮的便是計老老，年青的便是方望山，大家都不會纏錯了。又把計老老罵了一頓，罵他不該將錯就錯，希望冒充少年，看想人家的嬌妻。計老老認罪而去，方望山謝恩而歸。這第二案審清了，又審第三案。把張阿七喚來，開導他並沒有失去本身，只不過被和尚把你的頭髮剃去，把鐵鍊套在

你頸裏，他卻脫身而走了。本縣長把你誤打了一頓，實在對你不起，現在賞給你吃一個雞心，好教你在一個月內，會有記性。’於是，從紙包裏取出一個雞心，賞與張阿七吃。張阿七吃了這好東西，宛比“豬八戒吃人生果，第一遭。”雞心吃入肚裏，回復自己的記性，知道逃走的是和尚，不是自己。忙向兩旁觀看，卻見那個逃走的和尚，也在旁邊看審。他便奔將過去，把和尚扭住了，把鍊條套上和尚的頸項，大喊道：“青天大人，和尚在這裏了。”於是縣長喝退張阿七，把和尚押入看守所裏，這三起案件，一齊都審明白了。

張姓三兄弟才敢去何老大相見，從這天起，三兄弟陪着何老大在“健忘國”中遊歷了三天，方才下舟而去，又去幹他們的飄洋過海生活了。

1. 2. 3. 4. 5. 6. 7. 8. 9. 10. 11. 12. 13. 14. 15. 16. 17. 18. 19. 20. 21. 22. 23. 24. 25. 26. 27. 28. 29. 30. 31. 32. 33. 34. 35. 36. 37. 38. 39. 40. 41. 42. 43. 44. 45. 46. 47. 48. 49. 50. 51. 52. 53. 54. 55. 56. 57. 58. 59. 60. 61. 62. 63. 64. 65. 66. 67. 68. 69. 70. 71. 72. 73. 74. 75. 76. 77. 78. 79. 80. 81. 82. 83. 84. 85. 86. 87. 88. 89. 90. 91. 92. 93. 94. 95. 96. 97. 98. 99. 100.

